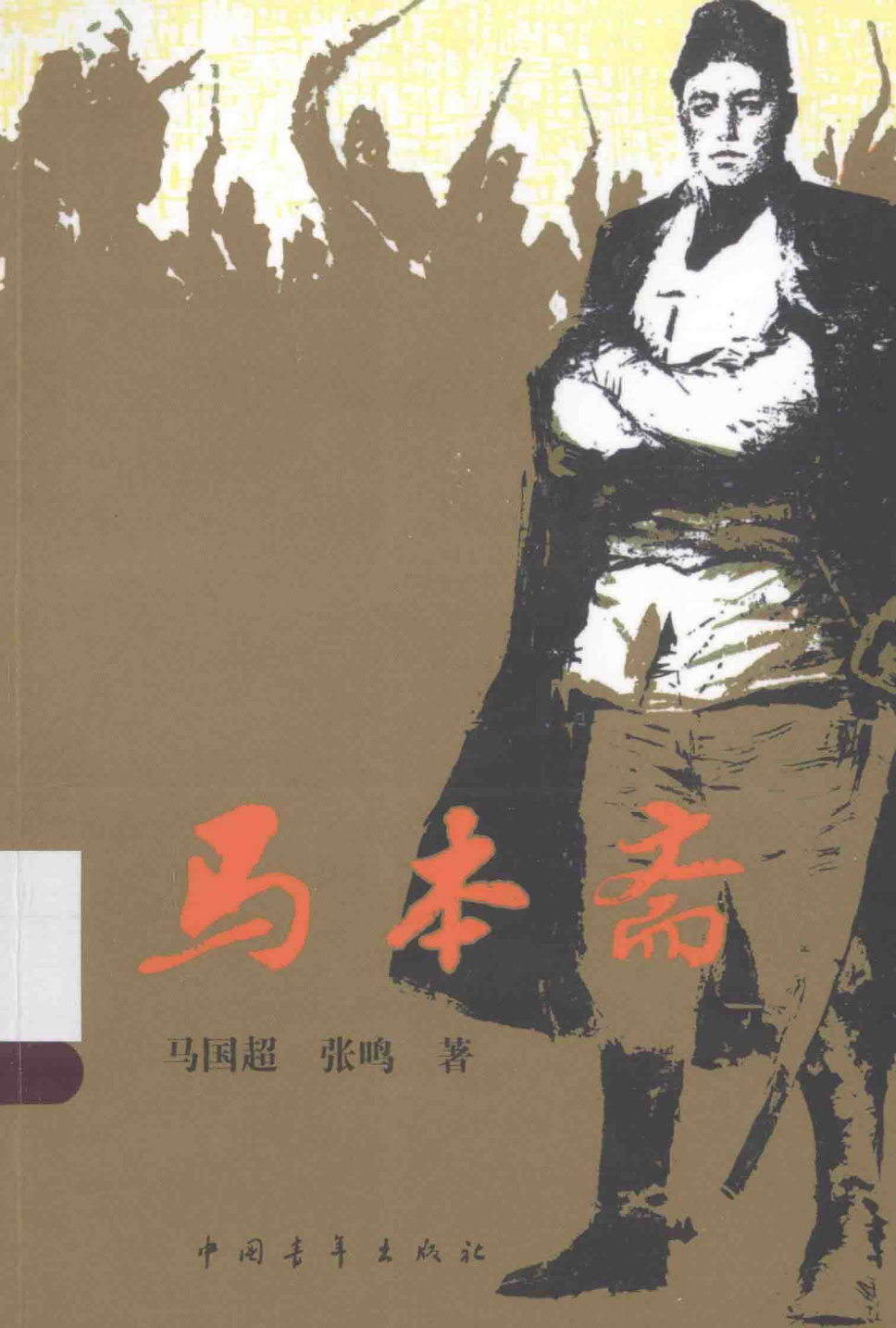




马本斋

马国超 张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马本斋

马国超 张鸣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本斋/马国超, 张鸣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53-3496-7

I. 马... II. ①马...②张...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5578号

本版责任编辑: 叶施水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6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1933年马本斋任驻烟台21师3团团长，兼任烟台市公路局局长

马本斋同志不死

——毛泽东为马本斋题词

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周恩来为马本斋题词

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朱德为马本斋题词

风云多变幻
 山河愁雁叫
 霜天又一秋
 空有满腹男
 儿志
 不尽苍浪付
 东流

民國二十六年
 于山東烟台
 馬本齋

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
 空有满腹男儿志，不尽苍浪付东流。

1935年日寇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不抵抗，激怒了时任团长的马本斋，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解甲归田，另谋抗日出路

回支營以上干部慶祝整編留影 九四六 三三 牙廊縣



1946年回民支队整编时，营级以上干部留影



当年回民义勇队队员在操练



1954年经中央决定，马本斋将军的遗体由山东省莘县张鲁集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图为安葬大会实况

目 录

第一章	子牙河边	001
第二章	母亲的心愿	008
第三章	神奇的子孙梁	015
第四章	闯口外	027
第五章	“五族共和”的幻想	047
第六章	夹缝里生存	056
第七章	山谷逢“女侠”	066
第八章	志在何方	072
第九章	解甲归田	082
第十章	芳草逢春	095
第十一章	同心人终成眷属	104
第十二章	“三请诸葛”	116
第十三章	夜离狼穴	132
第十四章	隐居异乡	152
第十五章	水上的火	175
第十六章	练拳院	186

第十七章	回民义勇队	199
第十八章	初战告捷	208
第十九章	扫帚炮	223
第二十章	“大少爷”回家	243
第二十一章	冤家路窄	261
第二十二章	义杀叛徒	278
第二十三章	司令员演戏	293
第二十四章	打入深南	306
第二十五章	新鲜事儿	322
第二十六章	本斋回来啦	330
第二十七章	不怕死的回回	343
第二十八章	不只是我一家	356
第二十九章	英雄之母	367
第三十章	回奸难容	381
第三十一章	滴水穿石	395
第三十二章	巧设连环	403
第三十三章	在落鸦村的时候	415
第三十四章	永远出征的战士	430
附 录		447
后 记		451

第一章 子牙河边

一九〇二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清晨，早已冰封的子牙河，又铺上了两尺多厚的大雪。这场大雪从除夕的晚上伴着稀疏的爆竹声就开始下了，雪片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整整下了三天。一眼望去，蜿蜒曲折的子牙河成了一条银光闪闪的白带子。

在子牙河的北岸，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坐落着一处回民居住的村子，叫东辛庄。如今下了这场大雪，更点染得白光耀眼，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这里是冀中平原一个较大的回民居住点。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居住在黄河上游的西域回民，由于黄河泛滥，灾荒连年，闹得家破人亡、尸骨遍野。有经验的老人说，太阳是温暖的，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才会找到安居乐业的宝地。为了求生，于是这伙穷回回们，三家一伙，五家一群，搭帮结队沿路讨食，黑夜白天地往东赶路。一路上，贫困、饥饿、风雨、寒冷不断侵吞着他们的生命，当子牙河挡住去路的时候，他们仅仅剩下四户人家了。

俗话说：“天下黄连最苦，世上回回最穷。”回民是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按当时的“王法”，穷回回是没有资格居住那些富庶之地的。他们只好选了这块兔子不拉屎的盐碱地定居下来。这块贫

瘠的处女地，是用他们勤劳的血汗和辛酸的眼泪开垦出来的，因此，他们给自己这个新生的小村落起了名字，叫“东辛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东辛庄由开始的四户，发展到现在的五百多户。当人们走进这东辛庄，可以看到在村中间有一个天然的小水湖。村落被这湖水分成了两个小自然村。水湖东边的一半叫东头，西边的一半叫西头。中间有一座小桥把东西两头连接起来。

今天，村东头南面的三间土坯房，被大雪封住了门。房前屋后，上上下下一片雪白。天刚蒙蒙亮，土坯房的主人马永长就起来了，他望着这封门的大雪，自言自语道：“啊，今年的雪可真好呀！从年三十儿一直下到这会儿，下的要是白面就好喽。”他披上一件黑色的旧棉衣，手拿一把高粱秸儿扎的扫帚准备到院子里扫雪。他拉开门闩，轻轻地推了两下，可是两扇门被雪堵住了，没有推开。这时从院子西厢房里传来了几声婴儿的啼哭。马永长使尽力气，用膀子撞开一扇破门，将扫帚一扔，踏着膝盖深的积雪三步并作两步往西厢房里跑。进了房，他立即将火盆捅得旺旺的，乐得他不知说什么好。原来，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马永长是个穷得拿着饭锅当钟敲的庄稼汉，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可是他总是整天乐呵呵的，仿佛没有愁闷的时候，天塌下来也能当草帽戴，东辛庄人说他是个“天天乐”。三年前，他家生了第一个儿子守朋，如今又看见二儿子出生在这大年初三，他透过窗户，望着外面一片白花花的瑞雪，心想：在这动荡的世道，难混的年头，自己还能“连添贵子”，这一切乃是真主所赐。马永长从妻子手中接过婴儿，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请阿訇^①给二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回名，叫“优素福”，学名叫“马守清”。他，就是后来成为名将的马本斋。

① 阿訇（音洪），伊斯兰教的教士，是宗教职业者。

本斋出生以后，清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子牙河两岸，到处都可以听到反清的呼声。本斋十岁那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终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拉下了马。这一重大的变革，能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呢？这些天来，本斋的母亲总爱到子牙河边去遛遛，她总希望从行船人的口中能得到一些关于“改朝换代”的新道道。

本斋的母亲叫白文官，是河间城里人。她出生那年正是前清光绪元年。她父亲名叫白景奎，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白文官落生后的第三年，母亲又给她生了个小妹妹，父亲白景奎自然有些不高兴。俗话说，多一个儿子多一个帮手，因为没有儿子，白景奎也为此常向自己的老伴发脾气。可是天不遂人愿，白家接二连三的一共生了五个女孩子，老老实实的白景奎也就认了命，从此再也不要了。

白文官的爷爷是位三代祖传的土中医，十里八乡的还有些小名气，穷苦老百姓有病有灾的，都愿意请他去给诊治。一来是好请，二来是钱给多给少他不计较。他治疗小儿天花最拿手。传说，只要你撩开门帘，他站在门口，一眼就可以看出躺在炕上的孩子，身上生的天花哪个好，哪个不好，然后，只开一付药就手到病除。因此，河间周围的穷百姓们凑钱给他送了一块匾，匾上写着四个大字：“妙手回春。”

爷爷对自己的五个孙女并不讨厌，他常对儿子白景奎说：“男子能顶家，女子也能过日子。”所以，他不仅教育自己的孙女们怎样勤俭持家，操劳家务，还经常给她们讲《说岳全传》、《徐母骂曹》、《孟母择邻》的故事。

后来，英国的传教士在河间城办起了一所教会学校，免费招生。爷爷对儿子白景奎说：“女子读书，胜过男子汉大丈夫，咱就让小五儿去上学吧！”白文官的五妹白文瑞从此上了教会学校。往

后，白文官经常把五妹叫到自己身边，让她教自己认字，天长日久，她也认识了不少的字。

春去秋来，岁月飞逝，白文官长到十九岁了。她高高的个子，匀称而苗条；清秀的脸上总带着温柔的笑意；她善良，纯朴，贤惠，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姑娘。周围的回回村庄果子洼、务尔头，来白家给她提亲做媒的人踢破了门子；可是都被爷爷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有他的心思。那还是在前两年，有一次爷爷到东辛庄去出诊，在返回河间的半路上，突然乌云滚滚，风雨大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地里滑倒，疲劳的身体怎么也爬不起来了。在这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的生死关头，一个过路的小伙子救了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家。老人又感激又喜欢这个小伙子。在日后的交往中，他更感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可爱。就在白文官十九岁这一年，由爷爷做主，把她嫁给了那个小伙子，——他就是东辛庄的马永长。自从她嫁到东辛庄，便和丈夫马永长种着几亩薄地，在皇朝官府的层层压榨下，日子过得就像盐碱地的水又苦又涩。因为丈夫马永长的小名叫连成，所以人们都亲昵地叫她连成嫂子。她生下本斋的第六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叫进坡。如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皇帝被推倒了，连成嫂子盼望有一天穷回回能过上好日子。可是，这些天，她在子牙河边听不到更多新消息，看到的只是一些清室遗臣们带着家眷，乘船在河中穿梭而过。远远望去，那一艘艘扁舟，如同秋后的落叶，瑟瑟地抖动着，顺流而去。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然而，苦日子还照旧折磨着东辛庄的穷回回。一九一二年深秋的一天拂晓，清真寺的阿訇还没有喊“萨吓”，母亲就把熟睡中的小本斋叫醒，手提一个破土瓦罐，带着小本斋到子牙河那片盐碱地去扫碱土熬盐。盐碱地那稀稀拉拉的干枯得低了头的野草在晨风中摇曳，黄土坡上的尘土被吹得直打转

转，村中不时传来清真寺掌教的呼喊声，使东辛庄显得更加凄凉。母亲在前面把那些含有盐质的硝土扫成一堆，小本斋就把它装进土瓦罐里。他的动作利索，耐心肯干，不大一会儿，盐土就装满了一罐。母亲回过头来，看见小本斋满脸都是尘土，心疼地说：“哎，皇上就不念咱百姓的苦哇，交皇租、纳地税，兵荒马乱，多少年来弄得咱回回就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

小本斋听了母亲的话，手里停止了装土。他来到娘的身边问：“娘，啥叫安生日子？安生日子能吃饱饭吗？”

母亲抚摸着小本斋的头发，心中好像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她说：“孩子，安生日子会到来的！如今北京城的皇上给废了。昨天我听子牙河上跑船的人讲，有些地方已经兴起了新官府，也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就好了。你可以上学去，读了书，识了字，好为咱穷回回争口气。”

“读书？”本斋眨眨那双机灵的眼睛，品味着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从来不曾想过的字眼，疑惑地望着母亲。他认为读书从来就是有钱人的事，咱穷回回根本连想也不敢想。于是，他又问母亲：“娘，读什么书？什么时候去？”

母亲慈祥地对小本斋说：“孩子，你别急。我已和你爹合计好了，只要一办学堂就让你去读书。你读了书，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的字，学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先生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听到真要让他去读书了，小本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尤其提起讲故事，小本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母亲给他们哥儿仨，讲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木兰从军”，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总是听不够。现在听母亲说上了学可以听更多的故事，小本斋那股高兴劲，就甭提啦！他拽着母亲的胳膊：“娘，你先给我讲个故事。先讲一个嘛，先讲一个嘛！”

连成婶听了孩子的恳求，并没有立即回答。她看看眼前这白茫茫的盐碱地，再看看身后这沙尘滚滚的黄土坡，此情此景，激起她思绪万千。她的心情就像那子牙河的漩涡儿，难以平静。她向孩子讲个什么故事呢？她今年虽然才满三十八岁，可她和丈夫马永长一样，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但愿儿子能有机会去读书，长大后，为贫苦的回民做点事。想到这里，她将小本斋拉到自己的身边，指着身后头一座高土墩问：

“孩子，你知道那高土墩子叫啥名字吗？”

小本斋立即回答：“知道，叫‘铁匠台’。”

“为啥叫‘铁匠台’呢？”母亲问。

小本斋摇摇头，跟着母亲向铁匠台走去。

母亲拉着小本斋在铁匠台的土坡上找了个背风朝阳的地方坐下，便给本斋讲起那“铁匠台”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咱河间府北门大街有一个老铁匠，是条硬汉子。他十二岁进铁匠铺，手艺学得呱呱叫，整天铁锤擂得叮当响。他打出来什么刀呀，锄呀，耙呀，铁锹呀，火候合适，真是又好使又便宜，方圆百里都出了名。时间一长呀，来找他买农具的人就多起来了。老铁匠最喜欢同穷哥们交朋友，他常常把刀、锄、耙什么的，送给那些买不起家把式的穷苦百姓。在老铁匠六十岁的那一年，咱河间遇到了大旱天，子牙河干得见了底，地里的庄稼晒得直冒烟。穷百姓没吃没喝，子牙十八村的人们，拖儿带女，跑到河边烧纸求神，祈求皇天下雨。可是，那官府就是不管穷人的死活，越是灾年荒月的，他们就越来越欺压咱穷百姓，催租逼债，摊派皇粮，逼得大伙确实活不下去了。当时那人心呀，就像那开锅的水直翻腾！就在这求天不应、入地无门的火候，老铁匠手拎大斧，向那些逃难的百姓吆喝一声：‘穷哥们，咱找官府算账去！’难民们